

上世纪70年代初,散文家、哲学家陈冠学辞去教职,带着小女儿岸香搬回乡下老家,致力于做实践陶渊明生活方式的哲学农夫。他的隐居处是一处偏僻的山脚边,一色绿的山野。怎样给孩子建立一个丰富的世界,如何守护孩子珍贵的童心,成了老父日常操心的课题。《父女对话》中记录了这期间父与女的四十五篇对话,小女儿问得天然,老父答得机妙,既充满童真,又处处关涉田野和宇宙。这对父女就像一块浑然的璞玉。女儿浑身带着清香味有着生命的好奇与探寻,而陈冠学的智慧、博学和温暖也让人动容,守护着孩子的灵感和天真。

隐居田园的父与女

□朱学东

“天上一颗星,地上一个人。人死了就会到天上去,就会变成天上的星星。好细佬,弗能做坏事,做了坏事,死了就不能飞到天上,变成天上的星星……”当我打开作家陈冠学《父女对话》的书稿,刚看了前面的摘录部分,我的脑海里就不自觉地闪过了这样几句话。这是我小时候的夏夜,躺在房前门板上乘风凉时,祖母在边上摇着蒲扇,跟我说的。弟弟们在他们的童年时代也不止一次听过祖母这样的唠叨,每年夏夜乘风凉时。

当时我并不知道,陈冠学在书中也有记录自己与女儿岸香关于牛郎织女和星星的对话:“这个故事很好听。那个人到了天上就变成星星了吗?”

牛郎织女的故事,我同样来自于祖母夏夜对扁担星的讲述,扁担星是故乡对三颗成一线的星星的叫法,按照祖母的介绍,这就是天上牛郎用扁担挑着一双儿女追赶织女的形象。我至今不知道这三颗星的学名。也许,要是岸香小姑娘问她父亲,应该能够知道正确答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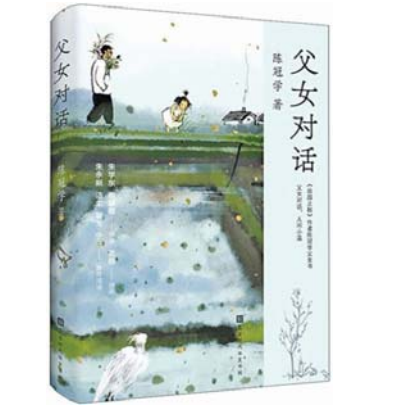
我小时候是在蓝天白云草丛竹树中成长,知道地上长的一切花草野果的土名和味道,熟悉河里的各种鱼虾蟹蟹,认识天上飞过的各种鸟雀,可能比那个随着父亲避居乡间的小岸香与大自然更亲近。但是,我没有机会像岸香一样天真地跟自己的父亲发问。我的父母必须为了我们的温饱奔波,他们无暇照看自己的孩子,留心孩子天真好奇的问题。

我关于大自然的最初认知,许多来自于我目不识丁的祖母。祖父母年老力衰也得继续下地干活,只不过,我们通常会被祖母带到田间地头,祖母干活,我们自己玩泥巴花草。得空的时候,或者哄我们开心不吵闹的时候,祖母才会给我们讲祖辈讲给她听的那些故事。即使是关于太阳月亮、星星云朵、花草虫鸟的故事,也脱不了饥谨岁月哪些野菜有果腹的实用,以及善恶有报的因果报应道徳观。这是祖母她们这代人所认知的世界。除了生活经验和融入日常甚至附着草木鸟鱼的道德要求,她们没有现代植物学动物学的一丝常识,甚至我的父母也未必知道。

翻读陈冠学《父女对话》,掩卷思考时,我有时也会想,如果我的祖母能够像岸香的父亲一样,满腹大自然的学问,也许,我的人生会是另外一种模样,或许成为一个天文学家?或许,一个植物学家,一个研究鱼虾的专家?

虽然因为祖父母和父母知识的局限,我错过了许多科学认识触手可及的世界万物的机会。但是,有一点和岸香一样,我的童年依然很幸运。一切苦难都被他们用爱阻挡在了外面,我肆无忌惮地度过了自己的童年,眼睛和小岸香一样明亮,纯真。

后来我也成了父亲,有了一个与岸香一样天真可爱的女儿。与我的祖父母和父母不一样,我的学识要远超他们。在女儿的童年,我也记录女儿的日常,也常跟女儿对话,但是,对话很少涉及关于大自然的,都跟都市生活的紧张与小心翼翼有关。即使对话也是对紧张不安的排遣缓和,即使我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已经有了与城市社会对抗的勇气和行为,却依然缺乏陈冠学先生带着孩子避居乡间,让孩子在自然中成长的勇气和智慧。充满残酷竞争和理性算计的现代都市里长大的孩子,就像大温室的花朵,缺少与大自然的天然关系,总不免有一种城市的忧郁。这不只是我个人



《父女对话:喧嚣时代的珍珠》
陈冠学 著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面临的挑战。

小岸香在乡间,对于自己看到的那些花草虫鸟、太阳雷雨,充满着好奇。她的每一次发问,都是在认真观察之后,充满着童趣;而父亲的回答,既有科学的解读,更有顺着小姑娘好奇的耐心和闲扯,口气着实有趣,透着慈爱和对孩子的骄傲。而得到父亲回答的小姑娘,则总心满意足。

连珠炮似的问答之间,全是关于日常生活和自然间万物的细节,场面鲜活灵动,恍若就在眼前,亦常忍俊不禁,顿生“我要是跟自己孩子有这样的对话多好”之慨叹。

“老父在小女儿心目中,是个通鸟语、通树语、通虫语、通草语甚至通石语、雨语的灵通者;在小女儿的心目中,凡存在都是生命,都有情义,会互通款曲;因为老父是她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导师,自然就成了她无所不能的沟通者了。”

但是,这样令人羡慕的父女关系,在城市生活中,又有几个父亲能有这等耐心?很惭愧,我也没做到,以奔波生计的名义。

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中,关于孩子教育的书籍,充满着极其功利主义的实用和焦虑,鲜少陈冠学书中所呈现的无功利的亲近大自然的对话。陈冠学和小岸香的日常生活和父女对话,近乎一种乌托邦趣味。书中的小岸香很少接触同龄的玩伴,她的父亲也有反思,但她的生活里,有“阳光、土地、花草、蜂蝶,鸟儿、轻风,抬头是辽阔的蓝天,一切都有了,只差一个同龄的玩伴。但是,她一个人玩着,倒是那样的纯净。”

自然万物同样能够观照到我们人类的命运。也许,那些陪伴小岸香的自然万物以及父亲的博学和慈爱,足以抵消缺少同龄玩伴的寂寞,也能缓和城市长大的孤独忧郁吧。

书中的岸香还是个不到5岁的小姑娘,如今,她大概已经是一个历经风霜的成年人了。她对自己孩子的教育可能与父亲相似,也许也有不同。但我知道,岸香一定会记得童年时与父亲的那些对话,那些对话中所透射的爱和趣味,一定护佑着岸香。

我相信,那些有长辈的慈爱看护,能与自然万物一起长大的人,一定有着大地的慈悲,有着太阳一样明亮的心,河流一般清澈的眼睛,以及永远保持的好奇心和真诚。

很遗憾,在我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才读到这样一本有爱有趣的书。建议在城市森林中的孩子父母,好好读一读这本传递了用回到自然、土地、亲情陪伴的真情之书。

(本文为《父女对话:喧嚣时代的珍珠》序言,标题为编者所加)



《芯片陷阱》
[法]马克·拉叙斯 著
灰犀牛丨中信出版集团

《七粒扣》
乔叶 著
译林出版社

《躺平》
[德]贝恩德·布伦纳 著
新经典丨南海出版公司

□王淼

苏州作家荆歌的新著《日月西东》是一部“两地书”——前半部分写于马德里,后半部分写于苏州——站在苏州打量马德里,站在马德里回望苏州,以个人的视角描述马德里的日常生活和苏州的日常生活,描述这两座城市之间不同的人物和景观,其中涉及到的是两种有着明显差异的人文地理和世态人情,既是不同地域的比较,也是两种文化的对望。

荆歌对于马德里的印象是感性的,也是琐碎的。他虽然在彼处生活,却基本上游离于当地土著的生活圈子之外,他只是以一双好奇的眼睛打量着彼处的一切:胖男人,胖女人,古玩店,图书馆,海盗市场,露天电影……马德里给他的感觉是生机勃勃的,他喜欢马

德里的天空和白云,也喜欢马德里人悠闲而略显慵懒的慢生活。但荆歌更关注的显然还是马德里的华人社会,而他笔下的人物也大都生活在马德里的华人群体——他们的理想和追求,他们的烦闷与苦恼,以及无法融入马德里主流社会的华人男女,他们的生存的荒谬和生活的错位。虽然荆歌写的是异域文化,但这部分文字给人的总体感觉却有点浮光掠影,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,他从来都没想成为一个马德里人,他之所以来到马德里,“不是来安家,而是来度假,来看看风景,来这个离家万里的‘别处’读书、写作、画画”。如此种种,体现在他的文字中,就不自觉地显现出一种走马观花、泛泛而谈的观光客的心态。

写苏州就不同了。荆歌是土生土长的苏州人,苏州既是他出生的地方,更是他成长的家园,他熟悉苏州,也热爱苏州,而他笔下的苏州,也带有多姿多彩的市井生活气息,充满了浓郁的人间烟火气。荆歌写苏州,多半是吃喝玩乐、文史掌故、莳花养鸟、筑园唱戏的文字,其中又尤以写苏州才子的文字最为得趣。他写车前子,说车前子的画和车前子的人一样,也许有很多毛病,却是人间的“稀有品”,让人想到明人张岱所说的“人无癖不可与交”;他写陶文瑜,说有一次他们一起吃饭,席间有人谈吐恶俗,出言不逊,陶文瑜愤愤地摔掉一只盘子,拂袖离席,才子性情,发挥得淋漓尽致;他写王稼句,说王稼句是一个会读书的人,“吃进去的是书,挤出来的还是书”,虽然每次吃酒总是不醉不归,甚而一息尚存,还会去歌厅飙歌,但这似乎从来不耽误王稼句读书与写作……这些均可谓紧紧抓住了苏州才子不同的个性特征,让人读之如在眼前,读后过目难忘。

荆歌写吃的文字同样得趣,他是一位经验老到的食客,在吃上推崇“与其多而滥,不如少而精;不吃则已,一吃倾情”。在荆歌的眼里,鸡斗米的清香脱俗,有点像明代绣楼上小姐的焚香抚琴,缥缈中是一缕缕寂寞的伤春情怀;苏式月饼的糖和果仁拌在一起,咬上去沙沙地响,而它的酥皮也参与到这种快乐的咀嚼中,才会越嚼越甜,越嚼越香;闻名遐迩的苏州“四块肉”,则是四季交替的体现——给酱汁肉换上一袭旗袍,且美其名曰“樱桃肉”,看似自欺欺人,却反映出苏州人深刻的光阴意识。事实上,荆歌写吃是与乡情紧密联系在一起,的饮食既是他的有关苏州的温情记忆,又被他打上了深深的地域文化烙印,味蕾上蕴涵的实是荆歌对家乡苏州无限的眷恋!

在当下苏州的作家群体中,应该说荆歌的文字并不是最出彩的。他既缺少车前子的才情挥洒,也没有陶文瑜的华丽铺展,但荆歌自有自己的特点,他更擅长踏踏实实实地叙述,即便偶尔抒情,也是适可而止。这就使得荆歌的文字具备一种平实与节制的质感,而如何把握这种平实与节制的质感,从中显示出的正是一位优秀作家最基本的文字素养。

